

独家
中文简体
版权



心灵丛书

杰米·富勒 注释

吴玲译

关于“自闭症”女诗人的生命记事：

“孤独”不是负面的煎熬，
而是一种“迷人”的正面力量，
如果你也厌弃红尘纷扰，
自我幽闭于如诗人般的心灵深处，
有花，有树，有月光。

艾米莉·狄金森 著

孤独是迷人的

艾米莉·狄金森的秘密日记

百花文艺出版社

The Diary of Emily Dickinson

孤独是迷人的

艾米莉·狄金森的秘密日记

艾米莉·狄金森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是迷人的：艾米莉·狄金森的秘密日记/(美)
狄金森著；吴玲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心灵丛书)

ISBN 7-5306-3040-7

I. 孤… II. ①狄…②吴… III. 日记-美国-现代
N. I712.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068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142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6001—9000 册

定价：11.20 元



艾米莉·狄金森一生中唯一的一张照片。

序 一

以诗歌颂世界的女诗人

洁米·富勒

艾米莉·狄金森在一八八六年与世长辞；而她深锁在盒子里的大量创作诗篇，则是她留给世人的最大厚礼。纵然在她有生之年，她的作品未能获得当时的青睐，然而周遭众人对她的不解与误会，却丝毫无法诋损她丰富的创作天分。根据现存作品，艾米莉惊人的创作力为自己，也为世人留下一千八百首诗，包括了定本的一千七百七十五首与新近发现的二十五首。

艾米莉的妹妹——拉维妮雅（Lavinia）认得艾米莉的字

迹，但她却不了解这些文字代表的是艾米莉终其一生的热情。当她发现这个藏着一千多首诗的箱子时，她真的十分震惊。无论拉维妮雅是否了解这些诗句的真正价值，或者只是因为它们是“艾米莉所写的诗”，她都坚信这些诗作一定得出版。通过她的大力奔走，再加上玛波·鲁米斯·陶德 (Mabel Loomis Todd) 编辑的鼎力相助，第一辑的艾米莉诗本终于在一八九〇年付梓出版，书里所收录的诗作只是艾米莉毕生创作中的一小部分。第一辑总共印了十一刷，而第二辑及第三辑也分别在一八九一年及一八九六年顺利付梓问世。一般大众及多数的评论家都给这些诗作相当高的评价。到了一八九六年，艾米莉·狄金森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诗人。之后更多的作品，包括许多由其它管道收集的诗作，在接下来的五十年大量地出现，但直到一九九五年全三册的定本才由汤玛斯·约翰森 (Thomas H. Johnson) 审定出版。这本书一共收集了一千七百七十五首诗以及一些断简残编，并依照时间顺序编辑排定，由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贝尔耐出版部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艾米莉死后，世人才重新定位她的诗人身份，同时也认清了自己错过些什么。然而，艾米莉的个人真实生活风貌，却始终难以真正获得厘清。虽然市面上有不少关于她的传记、评论及心理分析的著作出现，但她的日常生活却鲜为人知，而且艾米莉与周遭亲友间的相处关系，却一直没有什么资料留存，于是大多数人仅能揣测这些关系的真正面貌。最近这几年，许多出土的资料已经让黑暗的角落有了一线曙光，但是所谓“真正的艾米莉”，学界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诠释。

艾米莉出生于一八三〇年十二月十日，在三个小孩之中

排行第二，家庭是马萨诸塞州安贺斯特 (Amherst, Massachusetts) 的一个富有家庭。她的祖父是山谬尔·富勒·狄金森 (Samuel Fowler Dickinson)，他是安贺斯特大学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父亲爱德华 (Edward)，与她的哥哥威廉·奥斯丁·狄金森 (William Austin Dickinson) 都是相当富有的律师，传承了家庭里开放的传统。艾米莉曾在安贺斯特学院及圣约克山女子学院 (Mount Holyoke Female Seminary) 接受教育，可是她在圣约克只待了两个学期，之后她就回家，终其一生未再离开。艾米莉相当恋家，所以她甚至不肯离家做短暂的旅行。在一八六四及一八六五年间，她曾在波士顿住了几个月，以便让医生治疗她奇怪的眼疾，而她回来以后就再也不曾离开。从一八六〇年到一八七〇年的十年间，她变得更加孤僻，最后甚至不肯接见大多数访客，也不到隔壁哥哥家去拜访。到了某个时期，或许是在七〇年代中期，她开始只穿白色的衣服。从她的信件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暗示，里面提到艾米莉在二十岁之前，就开始感受自己诗的创作力，但已经被确定写在一八五八年以前的诗并不算很多。在那个时期，她已经开始用她闻名的形式写诗，也奠定了她成为美国最伟大诗人的地位。

她的诗让我们得以分享她深刻的思维：那关于死亡、永恒、自然、爱与诗的哲学。但这些诗大都只是暗示着那些真正引发灵感的事件罢了，我们对艾米莉日常生活的资讯，大部分都是由她在一八四二年到一八八六年的信件中得来。她所有已知的信件都收集在全三册的《艾米莉书简集》(*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由汤玛士·约翰森与西奥朵拉·华德 (Theodora Ward) 所编辑。无疑的，这几册的书信只是艾米莉所写的一小部分，虽然她很孤僻，但她却有一大群朋友让她常常写信。对她来说，书

信是另一种形式的艺术表现，书信的语言与诗的语言相当接近。艾米莉自己所收集的信件，却在她死后被拉维妮雅焚毁，很明显地是艾米莉要她这么做的。

现在我们至少找到了艾米莉·狄金森的第三种资料，那就是她在一八六七年到一八六八年所写的日记；她生命中一段鲜为人知的时光。这个日记的发现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虽然这些日记被藏了许久，让学者挣扎着要解开这个谜团，也使许多崇拜者的想像力发挥到极致。

艾米莉·狄金森的人生大都是在她出生的房子里度过的，这栋砖造房屋是由她的祖父在缅恩街上所建造。因为经济上的困难，狄金森家在一八四〇年卖了这栋房子，移到北欢乐街的房子住了十五年，后来爱德华·狄金森在一八五五年又把这栋房子买回来。艾米莉最喜欢这栋房子的地方，就是东边的温室，她在那里种了许多冬天能开花的植物，并且在窗户边的小书桌上，她写了许多诗。

玛莎·狄金森·比安琪 (Martha Dickinson Bianchi) 是艾米莉的侄女，也是家族最后的幸存者。她继承了这栋房子，并在一九一五年将它卖给当地的教区牧师。接下来这一年，这栋房子被重新装修，也拆掉了温室。在拆掉这片斑驳的墙壁时，其中的一位工人发现了一本皮面的书。显然它是被藏在墙壁里或是塞在缝隙间，在这个时候艾米莉已经是安贺斯特家喻户晓的名字了。结果这位木匠不只是个爱诗人，还是她的崇拜者之一，他打开这本书就发现，原来这是艾米莉的日记。他告诉自己的孙子，他感到一阵“狂乱的颤抖”。因为这个发现是如此令人震惊，所以他将这本书藏在他的午餐盒里，并在工作结束后把它带回家。在他仔细阅读每一页之后，他告诉自己，他应该将这本日记

送交给能够将之公诸于世的人。但他念了又念，越来越被诗人的魔咒所吸引，竟然开始想象自己是她的密友。于是他说服自己，无需将这本日记送交出去。最后，在良心谴责的问题完全克服之后，他将这本书藏在卧房一个橡木箱子里。接下来的六十四年之间，他常取出阅读，直到他完全将日记内容熟记为止，甚至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

在一九八〇年他以八十九岁的高龄逝世，在此之前他将这个收藏告诉他的孙子（因为他的独子比他还早离开人世），同时也坦承自己阅读的快感，总是掺杂了无休止的罪恶，他要求孙子想办法弥补自己的过失。然而，这位孙子也继承了对诗的热情，他的良心也很容易麻木不仁。所以他一方面计划将这本日记永远占为己有，另一方面也决定该如何处置它。经过了许多年，这本书的编辑通过了许多渠道，在当事人都匿名的条件之下，获取了这份珍贵的文件。现在，经过将近七十五年的延宕之后，这本书终于能满足所有狄金森迷的需要。

这本日记是一本小小的、深棕色的书，大约是五乘七英寸的大小，里面的空白页被设计为做任何形式的书写。里头的记载每则都有日与月的日期写在抬头处，不过年份的记载只出现过一次。日记是用墨水写的，划掉或修改的字并不多。有可能艾米莉先以铅笔为部分、甚至是全部的日记打草稿，就像她写诗的方式一样，但是其中的几则记载却好像又有别种做法。日记开始于一八六七年的三月，结束于一年多之后，一共有一百〇二则记载，显然其间的间隔从几天到一星期都有。第一则记载说明了，为什么艾米莉·狄金森要写日记，但一八六八年四月突然结束的原因却不太清楚，但最后一则日记的确有结束的感觉。正如艾米莉在其它地方所说的，“我的生命太简单艰苦，以

致于有人可能为此感到不安”。这本书更重要的是，它像是一扇通往她灵魂的窗户，为我们展现了某些事件的发生情形。的确，第一则记载说明了她对这一点的坚持。

与日记的出土一样令人兴奋的，是那间杂在日记之间的二十五首未曾出现的诗，让她的诗作总数达到一千八百首。同样的，这些诗虽然零散地出现，但每一首皆与前后的日记有相当的关系。

正如许多人所预期的，这本日记也接触了许多她的诗与信所提及的主题：包括神与人的关系、信仰的真相、日常生活中死亡与受难的阴影、爱在她生命中的角色、而且特别是诗的力量如何在她身上呈现，让她牺牲一切只为追求诗。这些日记揭露了很多人们以往只能用揣测的，也敉平了许多错误的评判，但或许到最后艾米莉·狄金森仍然是一团谜。无疑地，这是她的人格特质之一。现在看来，她公开地躲避大众以及所带来的声名，彰显了她心中对命运的了解，以及对自我艺术成就的终极信念。然而，她要将来的人们通过她的诗来了解她，在那里她用没有人尝试过的方式来“歌颂这个世界”。

序 二

世纪之谜/狄金森的日记

赵卫民

(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撰述)

狄金森 (Emily Dickinson, 1830—1886) 是个谜样的女诗人。初遇狄金森,是一首《为美而死》:

我为美而死,但是还未
在我的墓里安息,
又有个为真理而死的人
来躺在我的隔壁。

他悄悄地问我为何而死?
“为了美。”我说。

“而我为真理，两者本一体；
我们是两个兄弟。”

于是像亲人在夜里相遇，
我们便隔墙谈天，
直到青苔爬上了唇际，
将我们的名字遮掩。

这是一个美和真理相遇的事件，如此惊心动魄，而情节则发生在坟墓里，好像殉美者艾米莉·狄金森的“预知死亡记事”，寻索美并为美而死，她终将与真理相遇。美与真理是近亲，女诗人如此相信。我们注意到，像对亲人在夜里“隔墙谈天”，美与真理的对话，仍是隔着墙的。生命的有限存在，对狄金森来说，是殉美的事件。如果说坟墓象征为死亡气息所笼罩的有限人生，美与真理的对话仍是“隔墙”而发生的，这代表为美而死或为真理而死，仍得孤独地走寂寞的路途。而对女诗人来说，这样的对话仍将发生。而且这样的对话要“直到青苔爬上了唇际”，再也无法对话，这是真正的死亡；当死亡遮掩了两者的“名字”时，美与真理不复能辨认。美终将与真理会合，那是当青苔使美与真理的对话归于沉默，已无须再对话。美与真理回归其自身，即生命的本质。

在大学时代读到狄金森的这首小诗，就为其简洁轻快的节奏和其中所包含的张力所震惊。后来读到狄金森的诗，是“今日世界”出版的《美国诗选》以及诗人余光中惠赠（一九八〇年）的《英美当代诗选》。余先生的介绍引人入胜：“也许由于她是女性，许多纤弱，隐秘或羞怯的小动物、小植物，似乎特别能赢得

她的关切。蜜蜂，蝴蝶，蚯蚓，老鼠，知更鸟，在她的诗中都具有人的灵性；而雏菊，野菌，苜蓿，蒲公英等植物，又都具有动物的性格。而无论那生命的状态为何，在她的催眠术中，总带有一种似真似幻的幽默感，和一种奇异的超现实感。”我看生命与死亡，美与真理，都在她所融入其中的自然中相遇。无论是蜜蜂：“像列车横行于丝绒的轨上／我静聆横飞的蜜蜂。”或是蝴蝶：“一只蝴蝶自她的茧中／像贵妇步出门口。”都令人感觉她的感受力的丰盈与想像力的卓绝。而句法的简洁与轻快的节奏，也是其他诗人难以望其项背。

虽然知道狄金森曾著有一千多首诗，生前发表不过数首，我对狄金森的了解只是依靠余光中所译介的二十多首诗和一册英文的狄金森诗选。这也使狄金森在世时的沉默，成为“世纪之谜”。除了《狄金森诗集》(*The Poems of Dickinson*)全三册，《狄金森书简集》(*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全三册外，她在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六八年所写的日记也是谜般的被带来人世。艾米莉·狄金森的侄女继承了她往日的房子，一九一五年卖给当地教区牧师，隔年重新装修，一位木匠在斑驳的墙壁间发现这本皮面的日记，木匠不但是爱诗人又是她的崇拜者之一，私藏且使这册日记的面世延宕了七十五年之久。不止七十五年，以艾米莉·狄金森辞世算起，也超过百年。这日记沉默了百年才问世，真是百年的孤寂！这“世纪之谜”似乎漏了一丝曙光，狄金森的诗在她在世时多未发表，但她对美的寻求，多是与真理的对话，尽管是隔着墙的。她的书简，当然更是一种对话。即使说三者都代表了某种诗化的形式，毕竟仍有一些差异。日记总是个人的生活，总带有部分的秘密性，总是她自己诉说，除了她自

己，没有对话者。而且这本日记又有可能不被发现，并且永远封埋，或者被不识诗者弃若敝屣，或焚毁。无论如何，特别的是，至少这日记可以表现出从日常生活中，狄金森诗化过程的秘密。在独居的平淡生活中，她如何想象，在想象中如何编织诗的金线：“诗就像一绺金色的线穿过我的心，带领我向梦中才出现的地方前进。”是啊！女诗人曾在《信简》中说：“除非里头有一条金色的线，否则就是全盘皆输。”但如何织出金线，则是诗人的不传之秘；谬斯呼唤诗人时，诗人常也不甚了了。不过，日常生活中如何观察事物，庄子所谓“目击道存”，在日记中常可显露出更多的蛛丝马迹。

读狄金森的日记是读她丰盛的生活，她孤独的生活对她是—场盛宴：“有一天夏日正盛/且单单为我——/我本以为这是圣人专有/那复活的时刻到临”。每一天的生活，都像这夏日正盛的复活时刻，如此丰盈，且充满神圣。狄金森如此坚信：“我的诗是探讨生命的本质。”我们当然也就关注：她是如何从日常生活中读出了“生命的本质”。在她的日记中，许多字句都像金线，闪现着光痕：“我不知该如何称呼那些羽毛一样的想法。”我们读到的是亲切的狄金森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对生活的丰赠，怀抱着感谢，而又忍受着非凡的孤独。她如何成长，她如何衰弱，如何在自然里复苏，诗人说：“欺骗死亡是我的工作。”而女诗人也已决定：“我不会有肉体的子嗣，但我有神圣的安慰。”

这本日记的英文编辑所加的注，又颇有将日记与全三册的诗集、全三册的书简会通之妙，可以直透女诗人的心灵世界。

目 录

- 序 一 以诗歌颂世界的女诗人 洁米·富勒 1
序 二 世纪之谜/狄金森的日记 赵卫民 7

第一辑 这是我写给世界的信 1

没有一个舞台能让我扮演自己的戏,但思想本身
就是自己的舞台,
也定义着自己的存在。记录一个就是同时记录
另一个,
就像将开得最美的鲜花夹在书页间一样。
所以,让这个日记成为写给自己的信吧,这样
就无需回信。

第二辑 如果没人听见,那为什么歌唱呢? 43

但是我有我的世界可以说话,所以我用信件来
表达自己的爱。
我从不打算寄出去,就让纸页吸收我的痛吧。
努力追求一颗不可得的心灵让我十分疲乏,接
着我好像听见细微的警告,

目 录

说爱情不能与智慧长存。

第三辑 狂野的夜,狂野的夜 89

 狂野的夜,狂野的夜

 如果我与你在一起

 狂野的夜也会

 变成我的享乐

 风也无力

 搅动停在港口的心

 不要罗盘

 不要海图

 在伊甸园划船

 啊,这样的海

 真希望我今夜

 能停泊在你心里

第四辑 那是爱的另一个名字 131

晚餐后,我躲进诗里,它是苦闷时刻的救赎。

目 录

一旦完成一首诗，我觉得放下了一个负担。
晚上诗行常会吵醒我，韵脚在我脑中走动着，
文字占领我的心。
接着，我就知道世界不知道的，那是爱的另一个名字。

第五辑	关于那些远播的声音	143
	关于那些远播的声音，对我一点也没影响，不 像树枝间老旧的音符， 那是无言的旋律，风就像手一样动着， 它的指尖梳着天空， 带着旋律的枝叶下降， 那是神与我都允许的。	
附 录	关于女诗人艾米莉	181
	艾米莉·狄金森简介	183
	艾米莉·狄金森记事	184